

漢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第一號

三國志
三之七



明帝紀第三

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魏書

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魏略曰文帝以郭后

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

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士數不接即位之後許下恩開風

出問曰如椽曰奉姑皇漢耳癸未追諡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

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高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

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

之

之

元仲文帝太子也

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

七年夏五月帝病

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

出問曰如椽曰奉姑皇

持夫攻...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
禹到於江夏...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幸
已立亭子...清河王吳將諸葛...張...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
司馬宜王討...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被其別將於尋陽論
功行賞...冬十月清河王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
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
歆為太尉司...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群為司空撫軍大將
軍司馬... 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五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 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

長遣將軍... 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

皇后寢廟於... 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

營宗廟秋八月... 月於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於東郊焉首王遣

子入侍十一月... 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

能自存者賜... 二月封后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

驃騎將軍司馬... 王討之

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 蓋奴與共結親... 曹拜耳奴被... 其至皆迎車... 喜他又以蒲桃... 以廷康元年... 者往觀之還曰... 昔伊摯背商... 效知成敗之必... 傅記今者翻然... 取相陳平就漢... 相就當明... 徒徐徐... 或以為侍之太... 所竟又與恒... 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 蓋奴與共結親... 曹拜耳奴被... 其至皆迎車... 喜他又以蒲桃... 以廷康元年... 者往觀之還曰... 昔伊摯背商... 效知成敗之必... 傅記今者翻然... 取相陳平就漢... 相就當明... 徒徐徐... 或以為侍之太... 所竟又與恒...

之陰欲誘遂數音招之遂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遂有隙密表達與蜀將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遂參軍祭農祭之又勸其入朝遂驚懼遂反千貫首犯曰建初入新城登白雲臺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手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月

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也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魏書曰是時朝廷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

固今者自來既合兵告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也乃申勸亮馬步騎五萬拒亮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

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

幸長安魏略曰魏布大下并出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

城而巴亮又侮易人破毒意積身滅亮外慕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

裏蓋已矧別則過肌傷骨及更所說自以為能行兵於其底游步於半蹄自朕即位三邊無

事猶矣憐天下數遭兵且欲兼四海之皆老長後生之孤幼及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墾置

亮畫外未以為虛而亮李能思勇之智不思刑那度德之戒要略吏民盡利祁山王帥方振

欲氣奪馬謖高神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而亮也小子震驚朕師極觀而躍感思長驅朕推

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已蜀將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魏略曰是時為言云

立葬丘王植京師自十太后群公並舉及帝還皆私祭則赦繁囚非殊死以下乙巳

太后太后悲喜欲措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敎

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

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

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庚子大

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

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魏略曰先是使

倉城曹亮至圍不能拔昭守伯道太原人為人雖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誰說將軍

遂守河西十餘年民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勸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

科法卿所深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知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

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

矣我誠謂耳論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與教焉而昭兵幾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

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射其雲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

其衝車衝車折亮乃退為岸圍百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壘欲直擊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

地突欲出於城亮昭又於城內穿地道情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是昭

善守城為河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鄰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均如此朕

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遣令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為

攻賊具又知厚薄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欲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夫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津而已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太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竝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

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

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

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

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於廟

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觀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 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 癸卯夫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

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

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

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

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

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爲大將軍

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

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

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

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禱壇臣於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成陌比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為壇

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

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

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於朝陽陵

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亮寇天水詔

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

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

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魏書曰初亮出讓者以為亮軍無輔而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勢兵或欲自交上郎左右生

琴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守王軍又敕使讓麥宣王與亮相持得此麥以為軍糧乙

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

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

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

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

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冬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

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

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

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

王皆以郡為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

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

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謚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眾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冀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

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

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

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

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前等配饗之戊寅

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

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

係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

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

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

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

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

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

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係塞

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

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祿為呂布使詣表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村氏留下郡布之被圍請朗妻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曰納之宜祿降以為將長及列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乃出也若是非隨我夫乎宜祿從之數甲悔欲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魏略曰朗避逆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為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故加賞賜為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為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世語曰朗子秀勳

厲能直言為晉武帝博士魏略以胡與孔桂俱在使倖蕭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為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奕踰物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饋遺桂由此候服玉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以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陳蕃後因更親附臨當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即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同轉拜驍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計為人事事發有詔殺問遂殺之魚豢曰為上者不慮長慮下者不慮受然後外無代償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後倖之徒拒始以人上至乃無德而禁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與隕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權震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入而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為大况下斯者乎

司馬樂浪公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之弟故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人失其姓名食味兼十許人洋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徒送彼縣令及黃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無為之儉傳子曰時大星發家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高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觀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當生於地中邪將一朝就生也向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已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諡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

葬以漢禮

獻帝傳曰帝受服率群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等又使持節行大

功者以為神代乃大聖之靈中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神位也帝以天命元帝命公行虞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身事堯之義也昔放初郊海如夏考此過審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禮公漢李獻皇帝使太尉具以一太平告祠文帝廟曰報聞天禮也者及不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敬准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久在聖躬傳祚祿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圓行虞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運初皇極攸建允配竟讓莫期于茲蓋于以義志訓為今臣以配命欽速為忠故詩稱匪陳其簡事追來季書曰前人受命終不忘大功敢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諡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則贈聖級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喪光祿大夫賜諡為明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群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群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為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為魯嗣於是禮則曰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道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師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重穢皇師征遠于鷄尾十有八載群寇殲珍九域咸又惟帝念功神靈顯赫承天啓帝是依歲在亥特皇師征遠于鷄尾十有八載群寇殲珍九域咸又惟帝念功神靈顯赫承天啓上字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通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十軌儀克懷帝心乃仰欽七政綱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神建朕躬統承洪業益開昔帝堯元禮既舉凶族未流登拜自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外咸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滿歡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命冥續皇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紹成池淵淵夏超群后之遐蹤地商周之懿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盛盛者矣非人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于此乎朕惟存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美以章帝世同符之盛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茲弘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以碑陵

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表并經災之
勳適孫柱氏鄉侯康嗣立為山陽公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

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

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

道也魏氏春次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中囑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

諸葛公風塵夜一孫則二十已上皆觀寵馬所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

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

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

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

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

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

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

走議詔等亦退群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

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

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

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

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

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

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明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己亥復置朔方郡

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

郭后營陵於首陽陵澗西如終制魏書之營案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

送清京師郭太后崩後之十餘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

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殿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朔原于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植檉越歌

又于別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兩階焉其秩石版百官之數帝

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罪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群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在音仕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

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非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不相讓正朔日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言宜改乃詔三公持建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元氣始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于三微之月每月博正以明三正之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正之月爲正月考服色尚黃犧牲用白犬事之群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犬事

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皇極之按魏志土行旂色尚黃行旂之時以建正爲歲

牲所旗一用殿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戊事乘騶牲用玄故人尚白戎事乘輪牲用白則人尚赤戎事乘騶牲用騶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旂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爲正物萌色赤輪白色馬也周白馬輪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步即戎今魏用殿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改大

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祠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衛

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

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

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

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

毀如周后稷文式廟祧之制徐熾曰夫論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若其所

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享或致誠周人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

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

浮海與高句麗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

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

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

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眾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

為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

立為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

莫竟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

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

悼毛后於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

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承繼

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畝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波一此四百餘年

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之者遂有國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也禮記曰以始祖帝舜配郊園丘

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

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郡郡首其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己未

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都葉縣屬義陽郡魏略曰

長安諸鐘虞路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司

坐于司馬門外又鑄善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殿

便公卿群僚皆負負鹿山樹松竹雜木善草于其上抽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帝徒盤

盤折於園中十里金狄或泣因留于霸城魏略載司徒軍議孫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

直士者言于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紂劉輔贊趙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諫曰刀湯往

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道孤老弱若今宮

室狹小常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

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于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坐

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震于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于小人而使享
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獸國之光以崇無益其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
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
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離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
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汝尋有詔勿問後為貝丘令清者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

千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持君宣王對曰淵棄城

預走上計也豫廢水拒人軍其次也生守襄下此為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聖
能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進水後守也帝曰往還
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
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于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命遣使則設介
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盡以備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阻款不預
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防至深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馮馬援討越劉隆討軍
前世之迹皆在萬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十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
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各位不
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慮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咸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
請懿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協明無患矣毋存儉志記云時以倫為

宣王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為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

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

斬銓龍亢山桑浚虬浚音胡交反十縣為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

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為沛王國庚戌大赦

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

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

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循漢書春秋曰史官言于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

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

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為

四萬兵多殺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

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群臣或

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

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

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

后使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為大將軍甲申

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

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為則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因圖問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

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盛有所議未遂而帝少問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

可動也故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

曰卿不問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病而曹叡秦朗等便與十

人侍疾者言燕王擁兵而面不聽臣等入此即擊刃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

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內外

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若放資乃舉爽代字又

白首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叡入涕泣問諫帝使華勅傳筆出戶放資趨而往復

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故曰直為手詔帝曰我因篤不能放即上林執帝手強作之

遂擲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字等言不得停中于是宇筆歛則相與泣而歸第

初青龍三

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

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

兒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

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

恨宣王頓首流涕魏略曰帝既病故召司馬宣王自力為詔便封御中常所給

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還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頃復得手詔京師有

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魯恭王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觀之勿誤

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類魏氏春秋曰時太子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

手曰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持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為臣以陛下手即

時年三十六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

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

癸丑葬高平陵魏書曰帝客止可觀望

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

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哀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習務絕浮華

之端行師勅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蠲謙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

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舍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

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曰明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疑非他口吃

少言兩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

極諫無所摧踐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謹戒之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

無備

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繫焉于時百姓彫

獎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據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三季春五月丁亥太極宣王薨至丙午帝親臨臨訃皆匪侍人劫內海

魏書四

三國志四

三少帝紀第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

所由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

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

將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熒熒在

疚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

輔總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群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

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

丙戌重譚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曰斯調國有

有野史云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核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染布色小清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佛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軍衣常大會賓客冀賜爭酒失杯而灑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燈熾然如燒凡布若灑火浣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峴輪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

生千尺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氣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承小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大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于太學非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又東方朔神異記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不盡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為布

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

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

雋入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

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

齊郡早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

卿奏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為車騎將軍十二月

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

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

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

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為

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

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

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群公卿士讜言嘉謀

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

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

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

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

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祖中珠已破走而樊圍
急宣王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
言賊不可拔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
之此為
廉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
車駕送
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于是乃令諸軍
休息
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走至三州口大敗獲
六月

辛丑 退巴卯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

震

三年 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

也震 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 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群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

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

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群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

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

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

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

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

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

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

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

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

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攸蓋以其本年罪議又位非建臣故也至於祀而許積心動忠誠之至也

復秦國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為司空夏

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

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為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

帝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一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

行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日大會群臣其令太傅乘

兵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 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

二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 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

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 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

復謂之進退無謂其悉道 免為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

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 疫癘殘病並非可善之物而當之於

當復更治徒棄功大每念百姓力少 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

於通利聞乃擗捶老小務崇修飾疲 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

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 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

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 淵配

史萬餘家後西司馬官上謂曹爽曰昔便令選必後致寇

北非長策也皆上曰不然凡諸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

衆之要不可不委設令賊一萬人斷兩水三萬人與河南

之夾不難奪令是然後裝破之矣准言于爽曰吳楚之民

力不足與中國抗然自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

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川之也孫權自十數年

出盜竊敢遠到水陸次平上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

不遠守少則固方則川則當今宜指准吳以南其却避之

短中國之長於得川矣若不故來則邊境得安無珍盜之

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衝漢而上則斷而不通

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口腹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

易易鈔掠之故若徙之在北遠地其間則只人安樂何

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

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

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

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

免為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

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

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

於通利聞乃擗捶老小務崇修飾疲

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

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

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

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

淵配

史萬餘家後西司馬官上謂曹爽曰昔便令選必後致寇

北非長策也皆上曰不然凡諸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

衆之要不可不委設令賊一萬人斷兩水三萬人與河南

之夾不難奪令是然後裝破之矣准言于爽曰吳楚之民

力不足與中國抗然自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

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川之也孫權自十數年

出盜竊敢遠到水陸次平上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

不遠守少則固方則川則當今宜指准吳以南其却避之

短中國之長於得川矣若不故來則邊境得安無珍盜之

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衝漢而上則斷而不通

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口腹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

易易鈔掠之故若徙之在北遠地其間則只人安樂何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

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

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

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

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
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慎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
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
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
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
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宴又奏曰禮天
子之宮有斷齷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
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
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
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
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

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
為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屯鵠謁高平陵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

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故騎常侍
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

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
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

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諫乃止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

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命受深重重負天威摧擊燕凶贖罪為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
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漢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備橫復寵臣違越
先典蓋聖明之經變秦漢之路雖在臣人臣所宜正况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
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大備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
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

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

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

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

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

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

關不利而還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

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

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

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

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

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

關不利而還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

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

孚拒之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

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

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

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

關不利而還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

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

孚拒之

謂我并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誨連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禁道之關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問淮進兵軍食少乃退

秋七月恪退還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守于產孫郡人先將領牙門給事屯隴西界

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持

不至者維降家小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

維寇鈔修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群眾陰圖闔關道經漢壽請會眾賓修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叢政功逾介

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勵將來其追封修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諡曰威

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鎰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

世焉魏氏春秋曰修字季先素有業自著名西州姜維劫之修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修欲

不可勝紀自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德於命無物或利害有機當以忠義昭新或政令于是也非此則陷于妄作矣魏之血蜀則為敵國其有禮義或智之仇漢月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贊中才之相一人存亡固無關於典與郭修在魏也則之勇于其始雖於而此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貪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用也然身於其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獎固具狂也且此之謂也自帝即位至於是歲郡國縣道多所道省俄或還復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

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

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

求苟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

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

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知早降像不從其

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

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

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
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
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
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
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
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
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
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
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
皇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微遣擊維至
京師帝于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勅其眾以退
大將軍巴書詔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果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龍青頭龍青頭龍許也帝懼不
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
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甲戌太后令曰皇帝步春秋

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詭迎六宮

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

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

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曾議群
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

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之千古明公當之
于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群臣共為奏水寧
宮曰中尚書令大尉長社侯臣于大將軍武陽侯臣即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冲
行征西安東將軍新蔡侯臣昭先將軍大尉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臣邑丞司空文陽亭侯臣冲
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之入司農臣祥少府臣袁永寧衛尉臣肅太僕臣闓人長秋臣模
同隸校尉穎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虛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備將軍安
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興將軍武亭侯臣康也騎校尉關內侯臣陵步兵校尉
陸營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非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
同臣領臣鄧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選執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
射光祿大夫高柔也侯臣毓尚書關內侯陳觀臣級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寤中書令臣康御史
中丞臣幹博士臣範臣峻等皆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群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
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示親萬機臨臨慮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廉儒士日延小優
郭懷承信等於建始美孝取前謀用游談使與孫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于廣望觀上
使慶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淫惑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爲譏笑於陵雲臺曲中施
帷見允寵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慶信使人帷共飲酒慶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任林
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或請高令令狐景呵華勳曰諸文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

案雙帝帝常喜以強逼入以此志景暉景不避首日景暉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下自將也后
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祿相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
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既后前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太后更欲
外求帝志語景等魏家前後六皇后皆從所受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
疏再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彼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龍熙陳帝皇太后臣奉
台道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教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何皇太后還
此言殺張美人及馬姬帝志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故性至故處啼哭私
便暴至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園戲或與從
宮攜手共行熙白從宮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遊後園每有外文書人帝不肯
左右日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任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皆去太后來問無許令黃
門答言在耳景熙等與恐不敢復止更共宿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帝幸嬪類
凶德浸盛臣等憂懼歸闕天下危墜社稷危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
漢霍光故事枚帝聖體帝幸以齊王歸帝歸於齊使司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
徙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大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芝彭城王據帝乃
起去太后曰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勸兵于外以爾非常但當順旨將復
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聖綬太后意折乃遣使持節取
聖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欲王車與太
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乎悲不自勝除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
遣使者請聖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于吾以為高貴
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群臣以
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寺壘毀于溫車定又清軍禁太后令曰我

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聖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

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髡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魏書曰景王
後與群臣共

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體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又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年上有賴席甲卒其

臣歸微公治洛陽宮奏引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王勳持節與少府袁尚書亮侍中表等奉

法駕迎公於元城魏書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秦始皇十年燕諡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鄉

縣高貴鄉公少好學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

於玄武館群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群臣又請

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於洛陽群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與

將蒼拜俯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與

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

室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魏氏
春秋

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

公神明爽德德音宣胡龍謂景王私曰上何如也鍾會

對曰才同而德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
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於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於王
公之上夙夜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
兢兢如臨于谷今群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
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
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
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
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
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
冤枉夫職者癸巳假人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

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及戊戌大將
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欽於樂嘉

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天子先靈 臣松之檢諸書知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
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如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溲郭頌皆晉之令史璠
出為官長浦陽臨內史璠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溲普江來傳亦粗有餘贊惟頌撰璠晉
世語等之全無官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願行於世于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中
虛語如此者 往往而有之 王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為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

請為誕為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於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
司馬文王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
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
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為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

軍王昶為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為衛將軍鎮東
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秋道
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
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
馬孚為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
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
式遏寇虐乃令獨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
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及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
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
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
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
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

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放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
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

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尚書崔贊袁亮陸軌給事中書令虞松等並論通典遂言
帝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頭等曰有夏既衰后相始滅少康收集夏衆由禹之積高祖拔
起龍戰驅帥素飭夷庚恭帝包舉宿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齊者也考其功誰宜為
先帝等對曰大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級前緒與復舊積造之
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得帝曰自
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則業者皆優紹繼者成劣也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
覺靈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
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焉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
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
一時之機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德為人子則敢危其親為人君則因繁賢相為
人父則不能衛其身漢之後祖復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不能復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
高祖下漢祖矣考神其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諸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
衰獎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遠而任智力故秦之美可以力
爭少康而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儔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
大雅少康功美則于三宗其為人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首贊雖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
然上承大禹下繼少康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泥護應不德於民堯舜無親外內棄之
以此有國豈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謀功則高
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則高祖難帝曰請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

世任意清動如彼之難泰項之密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
原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非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蓋必降于高祖哉但夏書論亡舊
文殘缺故動美闕而罔詳惟有伍員祖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
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于是群臣咸悅服中書
令松進曰少康之時去世久遠其文跡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
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後帝
可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

軍司馬文王哀冕之服亦鳥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
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
凡斯大義洵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
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
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
變易也各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
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
氏沒包羲氏作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
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
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
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
其與文上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
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
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
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
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
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
老馬與細物竝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
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
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

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于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

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王

五帝之世以德化民 共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

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名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

前詩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子生千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熾於堂照耀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熾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期覆厥庶群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占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辜辱承奉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陳會等請 臣等言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光啟騎有名流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任內職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直驛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

巴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于上

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

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

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

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冲

為司徒尚書左僕射 盧毓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 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

曰玄菟郡高顯縣吏 氏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

晨夜星行遠致本州 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

甲子以征東大將軍 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群

臣賦詩侍中和直尚 書陳蹇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

暗昧愛好文雅廣延 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朋友及其原

道等主者宜敕自今 以後群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

焉乙亥諸葛誕不就 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

吏士民為誕所誑誤 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盪覆揚州昔

黥布逆叛漢祖親戎 虜為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

蜀皆所以奮揚赫斯宸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
定醜虜時寧東夏巳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
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
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
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
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
加之其以壹爲侍中平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
三司依古侯伯之禮哀冕赤舄事從豐厚臣松之以爲壹與誕歸命
而名彰者也當封之宜未得遂也夫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矜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
台鼎不亦過乎於昭漢後漢又無取焉何者古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于殊寵坐生反心
以故而愧辱執其馮如甚憂危則及其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番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
者哉初有孟達請權自晉封孫孫權遣權當此壹爲輕券當聽使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
壹猶數請不承權聞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
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

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
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
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
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
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
昔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季武元鼎
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
營據丘頭內夷群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
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
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
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

劫質故太守東里哀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
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

建安二十三年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
里家當擾攘之際逆窺得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家飛
被七創因謂道賊曰侯音狂佞造為凶逆大軍等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
反喜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也仰
賊見其義烈釋家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余
醜太祖聞之嘆嘆良久下荆州復表門關賜錢千斛後為于禁司馬見
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

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
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

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
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

率群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
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
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太夫人者行功
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史舉孝廉
融之被圍社社為賊所
害有遺腹子以下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魏名臣奏載
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勳

俗言小莫先於表善功祿微而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
其胤莫寧克其公之德
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河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
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若
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
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未也臣老病委頓無益
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流
涕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
德五事者也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年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
更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 臣松之以為
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就是

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
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而數見于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
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
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

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
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

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

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

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
一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書昭公不忍季氏成走
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
空關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日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始不測宜見重詳帝乃
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
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屯騎校尉仙入遇帝于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仙眾
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于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善善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刀出于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
天下其謂我何太傅手執注統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
雖長孫出然速此事是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
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而不出因沈業中意皆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
矣王經嘗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
然乃抽戈犯譟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元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鐘仗
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而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于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后庚拔劍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
自外而入帝帥清散猶稱天子手劍擊眾莫敢通充帥厲將十騎督威倖弟成濟以矛進帝前
帥時暴雨雷震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懷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
何不出擊倖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如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
放仗濟兄弟因前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遺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

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

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家有令語大將軍不

可以奉宗廟恐貽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

謂當改心為善朕親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

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

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為弒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

行醜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

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尚書王經出懷

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

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道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

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

鼓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行

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

廢為庶人此見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見所行又尚
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
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
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
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
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
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
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
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諫淵之濱
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
或掩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
外施何以為上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
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群公奏太后曰
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

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
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
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
從駕人兵拔刃鳴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
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
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
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
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
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救不得
迫近輦輿而濟遠陣間以致大變哀懼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
地可以隕隆科律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
國亂紀罪不容誅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魏氏春
秋曰成

謂兄弟不即伏罪祖而升屋
醜言悖慢自下射之方也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

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
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

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為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
公中書曰日文王遺人妻也

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

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

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

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增

封一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群從子弟其未有侯

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已未故漢獻帝夫

人節是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

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冬十月

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

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

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

其宜有司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

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

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

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

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

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

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

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

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宜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
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
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各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
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群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
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
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
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
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
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
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一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

沔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維于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
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

月詔曰蜀叢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

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惟維而

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

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跋

討若擒維便當東西竝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

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

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

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

鄭冲為大保壬子分益州為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

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為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

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及于蜀為眾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

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

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荀勗為司空己卯進晉

公劉為上制十郡并前二十漢晉春秋曰昔公既進爵為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

公王祥去 陸而巳與別人同安有天子一公可輔拜人者損魏朝之望彰晉王之德君子愛人

國晉王泰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

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

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子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

於相國府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為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

荆豫諸軍持節赴救七月賊首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

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

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禁逆逼脅眾人皆使

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懼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

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

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

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眾西行討會欲以稱張

形勢感激眾心起出以輔言宜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

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

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爲
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
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
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
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
興去逆卽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
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
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
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阯
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於
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
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

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旣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
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
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
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
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于愛民全國康
惠庶類必先修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
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
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
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闡巴漢
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僞將呂興巴帥三郡
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巖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
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

各有心僞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竝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算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

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於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修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修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益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織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昔王薨王

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各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群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於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

金鼎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前諡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齊魯其後以至於使男女
助和氣惟色是禁不本淑然故風教隨逝而八綱既失豈
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矣漢制帝相曰大臣太后

曰皇后帝也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統曰

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

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

成夫人

無言有大人見三文餘跡

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

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征東大將軍

軍征南大將軍陳壽為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

大宛獻各馬歸于相國府以類伐萬國致遠之勤十二月壬戌天

祿永終歷故在晉詔群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

禮受冊禪位於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

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一

琳籍而難避贊性大國升實于晉北之山則班辭直賦誦適嗣不

出然彈勳忿報自飢大酈刺留王恭日南而神幸慈如心數前左

夷糝夷濟王替封高貴公卜慧風淑世問尚翰益亦文帝之風

後書五

三國志五

后妃傳第五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

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

周室用熙廢典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

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未世奢縱肆其侈以至於使男女怨曠感

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八綱毀泯豈不惜哉

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

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

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

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

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

大義也古先哲王

聖道克隆任妃配姬

丁十二女諸侯九女

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高有黃氣滿

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且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

妾後隨太祖至洛及

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

凶問時太祖左右至

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

言太祖聞而善之建

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其死何苦遂從后

言太祖聞而善之建

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

魏略

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長公主皆甲終丁

魯子修子修亡於懷丁常言將

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念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

人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

云公至夫人踞殿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其載歸乎夫人不

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

復云何無高可邪遂不應七曰首欲矣遂而絕欲其家嫁之其

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

修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

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

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謂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

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贖葬許

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

習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

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

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人祖常

得名瑞璽其命后自選一其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文帝

故對曰取其上者為食取其下者為餼故取其中者

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

實賜后曰王自以不

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

幸耳亦何為當重賜

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

容喜不失節故是最

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

養諸子有母儀之德

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滅國

內死罪一等二十五

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賤

昨尊后曰皇太后稱

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

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朝法及自見帝不

為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鏡

欲使文滅而更尊嗣以問周官宣帝曰此陛下家事願意欲聽而

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

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請帝征行見高年白首願從

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

父母不及我持也太后每見外親下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

嘗怪吾遇之大薄吾自有帝後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且
且且能加罪一等耳其受後天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
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
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
運受命創業革制當

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
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
議是也其勿施行

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
春明帝乃追諡太

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
為昭烈將軍

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
初太后弟秉以功封

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
為昭烈將軍

散騎常侍蘭臺子暉嗣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
散騎常侍蘭臺子暉嗣
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救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

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
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

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那後也世吏二千石

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

榮次即后后以漢光武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夢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
怪之逸遂加號墓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

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
信女人之所觀即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
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
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

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

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

哀敬事處其勞瘁者繼字慈愛其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

相愛恩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

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

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前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

新婦舉頃姑乃捧后公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太

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后而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也妻願學髮髻

以中試而姿貌絕倫傳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絕損後宮

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器者慰諭之笏因閑宴帝言昔黃帝子孫播育益由妾勝衆多乃獲斯

許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氏亦當名族德色安

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循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

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

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郡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友后不得定

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屢時今疾使差何速也

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懼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

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

邪善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宣皇

后之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

顏色憂容任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面色更盛延康元年正月

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

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豐書迎后

以豐國久長垂祚後編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典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任進賢淑統

理六宮妾自若愚陋不任繁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唯書三至而后三讓言其愚切時盛暑

辛欲須秋涼乃更避臣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尊號臣松之以

延康元年正月

明帝即位

有司奏請追諡

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

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恭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後

孝而為述於神明遺愛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諡伏惟先

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因推盛位

承尊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

之齊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諡曰敬侯
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
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
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為虎賁中郎將是
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
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
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諡后兄儼曰安成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
以像為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為射聲校尉三年薨追
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韓豔皆為
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諡因故封儼世婦劉為東鄉
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為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
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

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
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
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太濩以享先妣者也
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
宮有侺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
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
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
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
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
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
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
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

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
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
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
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
夫人郭氏從弟惠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為平原侯襲公主王爵孫盛
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異於後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
爵連情肯典於此為甚陳羣雖言勸身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
忠王之辭猶有闕于詩云勸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 晉諸公贊曰惠守彥孫司
馬守子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主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
馳繁為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既温子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
郭建為臨淄縣公直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温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 領軍校尉
惠領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温三人位特進惠為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
當世真嘉年官更轉為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潘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
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由此出惠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
中如故諡恭公子嘉嗣喜南梓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
喜與國姻親而終趙王倫齊王問事故能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
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請免之

二人為列侯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樂

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承官至南郡太守諡敬侯母

高唐令次女身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后少而父承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

也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

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焉

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

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

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

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

妲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

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曰內及外先王之

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鬻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

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

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

為皇后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妾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

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瀾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矜音樂常感漢明德馬后之為人

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

國為婚

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

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

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

無為罰首魏書曰后常勅戚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

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

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

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

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

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

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

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

其年帝追諡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

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

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

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

葬首陽陵西魏書曰明帝嘗謂立追諡之說故太后以曼墓崩既后臨及以帝屬季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與后見諡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

命殯葬太后皆如魏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魏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諱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中常懷忿數立問魏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言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諡死父為前母任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榜殯者使如魏后故事魏書載哀

策曰惟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親視在冊祖載遂

親遺奠叩心辨隔號咷即誦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日三光以潛翳就黃壤而安時嗚呼
哀哉昔二女死虞帝道以彰三母結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典化閭房
紫極作合聖皇不壞年暴罹災殃愍于小子子氣摧傷親鮮永斷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
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
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
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于詳嗣又分表爵封詳
弟述為列侯詳薨于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
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
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為王始納河內虞氏為妃
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
立賤未有能以我舉者也然后藏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
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始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

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項之封嘉博平鄉
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
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駘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魏三季並亂茲緒義
以情溺位由寵昏貴時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足物也魏自武王暨于列祖三后之升起自
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維
分給兮淒其以風其世之謂乎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二

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收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
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
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
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
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
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

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諡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邵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羸問泰始中疾薨子淑嗣為給事中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鑿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書五

魏書五

三國志五

魏書六

三國志六

董卓二袁劉表傳第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輪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曼字叔穎少

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

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史使臨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卓

魏書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

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

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

巳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遷中郎將討黃

中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破北為

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

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

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任扶

風拜前將軍封釐鄉侯徵為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勅以營

涼州擾亂鯨鯢木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踊躍懇恩念報各盡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

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忠郵效力行年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以史兵為皇甫萬卓復上言臣

掌戎十年上卒大小相狎溺又忠臣首養之恩樂為國家奮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

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

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

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

光和三年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 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

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當侍張讓等紛擾天常操擅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

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僞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

士機之不肯渡河皆言欲請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事關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

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將燼雖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

痛勝於養肉及弱呼船母之無及

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歲諸黃門所劫

夜步行欲還宮聞曠遂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

阪下 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也

還軍眾迎帝 典略曰帝幸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御兵卓曰公諸人為

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御兵之有遂俱入城 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語詞禍亂由起 上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英雄記曰河南

帝以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

皆下散人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

不取國卿頭亦不見帝曰陛下今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亦邪

疑具進苗

進眾所殺

進苗

進苗

進苗

進苗

進苗

進苗

進苗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勅以營

史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議行在所卓上言

卓為并州牧又勅以史兵為皇甫萬卓復上言臣

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

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

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

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

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當侍張讓等紛擾天常操擅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

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僞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

士機之不肯渡河皆言欲請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事關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

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將燼雖

痛勝於養肉及弱呼船母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

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歲諸黃門所劫

夜步行欲還宮聞曠遂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

阪下 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也

還軍眾迎帝 典略曰帝幸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御兵卓曰公諸人為

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御兵之有遂俱入城 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語詞禍亂由起 上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英雄記曰河南

帝以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

皆下散人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

不取國卿頭亦不見帝曰陛下今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亦邪

我軍中從我抱來乃於負抱中取也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步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

與侯官同謀乃令軍中口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曼共攻殺苗於朱

部曲無所屬皆請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

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慮

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朝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

謂卓兵不可勝數

先時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

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

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及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

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及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

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及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

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

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

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使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

放之嗣呂昌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當於春秋行未有不失非前事之比也

卓怒詎生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

死前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賢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愈以為

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昨獻帝起於江蘇漢曰孝靈皇帝

不究高宗伯壽之許早存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室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楊洛家如故

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余所不願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咸

表居喪哀感言不及邪岐疑之性有間成之遂休養天崩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

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曰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必多

昔宗仲廢忽立突春秋人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禮櫻司誠合大人

請樹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郤侯贊

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

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

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休

魏晉曰卓所願無極語

英維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樓龍不請卓曰事不解劍立搦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

高橋山其尸枝解節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并尸於苑樹落中不復收斂

到陽城時值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

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輾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

萬歲人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

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越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

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

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越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英維記曰越字仲遠武

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謝承後漢書曰伍字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平太守使字出教勸曹下

督郵收之字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字受教勸外收本邑長

平之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

亂自餘震懼字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當關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

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字卓曰卿欲反邪字大言曰汝非吾君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以

賜罪盈惡大令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字

謝承記字

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字異也不

知字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字也茲未詳之

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

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

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

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

寶物華鬻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皆惡故作

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焉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糜沸蟻聚為亂卓曰關中肥饒

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徒西京設令關東豪強敢有動者以我精兵擊之可使諸將海內動

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杜陵南山下有成瓦宮數千處引

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豈無約有書來欲令

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曰彪道裡也顧未知天

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乘免彪續漢書曰太尉司隸楊彪司

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

識宜復遷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行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

盤庚五遷殷民肯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

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先降漢祚而無故削宮

廟奔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議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

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喻凶險固國之車防又隴石取材功夫不特以陵南

山下有孝武殿陶處作磚瓦三朝可辦官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御我以

人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魏書曰言其逼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

漢書曰言其逼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

乘青蓋坐華車爪畫兩轡時人號曰竿摩車魏書曰言其逼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

魏書曰言其逼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

以問蔡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

德誠為勳勳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入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犬

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卓弟旻為左將軍封鄴侯兄子璜為侍

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并

君於郡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荆

史二千石在郡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公卿見卓

謁拜車下卓不為禮招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山陽公載

山陽公載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

太師嵩為御史中丞并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於是卓曰鴻鵠固有不

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

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飾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

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飾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洋刑以逞將天下皆懼

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築鄴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都去長安二百里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鄴行塢

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音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

百人於坐中先斫其舌或斫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

案問會者皆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

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

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咎殺之傳子曰靈帝時陽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

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類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

偶時皆一時顯上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焉焉珍張顛之黨乎風俗通曰司隸劉焉以黨庸常

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中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

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焉籍吏民有為千不孝為臣不忠

立起民悉椎破銅人鍾虓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

肉好無輪郭不磨鑿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復

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其謀

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

將親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

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王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

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猶不

生又作重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

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口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焉謂不前卓心營欲止布勸

使行乃表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曼瓊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都督署為其舉下

所射卓母年九十走至鳩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事者效聚董

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漫地草為之丹守尸吏嘆以為大姓致卓胎中以

為燈光明達日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鄠卓

塢中余有三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由崇卓積不可知數長安士庶

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董卓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

音允責也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

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王危難曾不側戈卓受天誅而更嗾痛乎便使收付廷尉

豈謂允曰雖似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行誄之詞謬

出患入顯厥者為用以繼漢史公卿惜也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勸書流於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倭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詔議遂殺也臣

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在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為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

後今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始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

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謂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

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謫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詞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

罔不痛之具者張肅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勳志士及還內寵譽之邕恐乃

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太尉將為操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

後邕已來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

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初卓女婿中

郎將牛輔與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

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

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惟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碎兵符以缺職致其功欲以自瀆見客

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策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憲來就

輔輔使策之得竟下難上蓋者曰大勝金外謀內之卦也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

即特殺憲 獻帝記云蓋人常為越所觀故因此以報之 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

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

敗眾無所依欲谷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

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

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

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允乃呼文才整脩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風子欲

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

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

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壽墳門外謂允曰公可以

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

門殺太僕於道大鴻臚心為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史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使天

子王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

為子催等曰帝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弗敢為逆也

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郡

人也少有大節 亦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

涼州刺史辟勸爽在職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其得大臣之節自

天子以下皆倚重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 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

重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 葬卓於郿

故推卓不為夫止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徂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柳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

司隸校尉假節汜為後將軍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

檀胡政 黃龍記曰催止地人 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

馬騰等降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

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

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

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

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獻帝記

是時

新豐部官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緡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詔賈馥馬百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賧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郎

君

開儲儲少乃悉裁置其管員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此上意不可拒惟不從之

善語以別避居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但神喻前接馬交臂相如其語良久而別惟兄子利隨獨利還告惟韓奕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其密惟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惟索蓋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惟轉相疑

戰鬪長安中典略曰惟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惟與汜婢妾而得已愛思有以示之曰一樓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復請汜人 惟質天子於營燒宮

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左右者惟使兒子遲將

擊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也遲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惟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無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惟曰朝餽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惟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惟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惟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惟欲移乘輿與惟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繹也今爭睚眦之際以成千鈞之難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救宥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惟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惟書問惟使公卿請

侍中常洽曰惟弗知感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贊公勸議欲攻惟楊彪曰蔡臣共圖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

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惟性喜魁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

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開門起居求入見惟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惟帶仗皆惶惑亦帶劔持刀先入在帝側惟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

詭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惟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劔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膺惟州里素

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惟汜鄧先請汜汜受詔命請惟惟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

如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可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眾

足辦多不多又劫虜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惟自臆自知之鄧答曰昔有窮后羿特

其善射不思慮難以至於幾近重公之盟明將軍曰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手外有重夏承璜以

為鯁舌呂布受恩而反國之期須之問頭縣卒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

子孫傳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荷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

多協定言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

惟不納言而何之令出鄆山詣首門白惟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遷為惟所幸呼傳詔者

常伯輔之臣也語言如此率可用非選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耶言我

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帳君臣死當生國家為李惟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鄆答語切恐惟聞

之便勃遣鄆出營門惟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鄆忠直縱令去還答惟言追之不及天

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為大司馬奉三公之右惟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丞

惟

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眾叛稍衰

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

兵數百八應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御何敢迫近至尊邪郭汜等兵乃御既度橋上眾咸呼萬歲

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郤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

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催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

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

獻帝記曰

催汜大戰奉兵敗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時尚書令天子走陝北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

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

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

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

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

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上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禦之諸將或遣婢請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嗔呼罵詈遂不能止又說表拜諸營營民為節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俱乃以雜書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

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

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

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

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

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

誅催夷三族

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搆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
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
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
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
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

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至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

帝持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及弟逢弟闕皆為公 與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客家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吝恩皆得所欲處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與母弟也出後成為子 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

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

為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

諸書曰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胤聞之責數紹

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况於所後而可以行之 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

關官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承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 太后不從

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

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

檢司諸臣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

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

遂殺之呂中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極威服海內前實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諸禍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

中人而實民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勇之時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等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嚴將軍中以諸書領兵備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魯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濶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乎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

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

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

勅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僞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關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武廢亦知復何如爲當且聽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言聞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卓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爲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語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爲斃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斥謂爲其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避能遜而顯其銳爽之旨以彌睚眦之鋒有志功業者耶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勃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

顒等皆負命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

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

記曰逢紀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又云冀州兵強善上饒乏設不能辦無語可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尋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爲陳禍福必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慮其位勿從其言而瓚果來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諲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諲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

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襲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奩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奩將滎陽萬張也河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則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久已離散雖有張揚外無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日以見其拒之旬日之間必上崩左解明將軍但當關關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中居趙忠故舍遣子冀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

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授自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

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

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

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

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監

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今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

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

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慶尚東平張邈

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等袁紹首收在繫獄欲殺之以拘軍班與

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士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竊賊忌器器忌之况卓今處宮闈

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人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

郡雖實賊卓猶以衛奉主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因僕於獄欲以殺殺此持暴無道之甚者也僕

聞卓卓有向觀賊義豈同惡而足下然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志卓惡怒何其酷哉死人之所難然

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者矣豈為一體今為血

離亡人子二人則君之明身沒之後領勿令辜僕口骸也臣得書抱班二卓聞紹得關東

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守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

蜂起莫不假其名馥懷雁從紹索去往依張邈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

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覆走後紹遣使詣邈

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英雄記曰公孫

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收易守令黃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

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從為中堅

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右射左射左射右射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瓚等千張文承之

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又在涼州曉習羌胡兵皆曉騎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踏之義

兵皆伏橋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瓚等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

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瓚追至界橋瓚兵還戰橋上

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

不為設備惟帳下溫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進騎二千餘匹辛至便圍紹數重弓矢

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相紹以免遂撲地曰大丈夫當前而死而人猶問豈可得活

乎瓚等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所與處戰常來白馬

追不虛發數獲捷虜相言云宿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

從一曰胡戎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為紹既破瓚引軍南到博落津方

與賓客諸將共會問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赤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

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聞升者故內黃小

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人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

衛送到許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

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壹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

劉石青牛角董龍左校郭大賢李人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壘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

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僕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止紹山連於白甲上拜奉命

岐往紹營修書告時檄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同召之德銜命來往言揚朝恩示以和睦

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買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竟親俱哇見同輿其出時人

以為榮自首邊郡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春而贊之幸也邈義後特功而論恂紹乃殺

之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又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

迎天子都鄴紹不從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蒙輔弼濟世忠義今朝廷播越宗

城處定宜理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浮

于覆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聚助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關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即朝廷

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討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非能

用案此書兩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

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

為大將軍封鄴侯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收存紹

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

意紹以苞香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

徵北流鄭玄而不納鄭玄之曰齊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

取夫萬民之歡心况於君子乎夫君子之望雖乎以有為矣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

行不虧朕身蓋自難常鄴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關秦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

書不見收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

諸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新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

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青州

兵海軍是時百姓無不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奸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

皆悉依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如兵在內至今

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路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虞伏丘

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扣命賢士不就

不遷赴軍期安居 族黨亦不能罪也 又以中子熙為幽州掾高幹為并州掾數十萬以審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誡許攸為謀王顏良文醜為將軍簡精卒

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謂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餘盛稱曰案魏武謂惟瑛曰昨案

及青州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 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

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 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

氏隔我上落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蓋作舟楫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

取且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上圖力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

河朔之溫粟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益 取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

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眾師南 可於後則逢且勝之策不在強

弱曹氏法令嚴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奔蒯 之術而與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國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也 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朝而不

及時早定天業燬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禍矣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

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請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

臣與不同者昌于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宜知 先是太祖遣劉

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

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

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繼而以嬰

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撤州郡文曰蓋

以立權彊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明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 宗后祿產

專政前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游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亂 宗除黃竊作

能道化典降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 官徐黃竊作

妖孽馨香放橫傷化虐民又高之得權遂因賊假位與金槍槍輪信管門竊盜罪司 州郡重器操

將圖曹魏本無志德德殺鋒使君既擊操將曹統鷹揚掃夷肉逆續遇董卓侵官 暴國於是提

劍揮鼓發命東夏多收羅英雄奔殺操用故遂與操參各策略謂其鷹天之才爪牙 可任至乃愚

徒短慮輕進易退傷表折衝數喪師徒尊尊恃權復分兵命統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 守兗州刺史

被以虎文授以偏將軍城威德黃推尊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奔馳騁肆行酷烈割 劉元元殘賢

害善放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 受學受放流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惡彌重一大曹曹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仿 俾東而歸

無所幕府唯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版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雷震 布眾破沮

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充士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 曹舉東反

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

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沮授不及

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長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

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

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

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

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

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

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

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

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待御史闕

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弃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

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懼豐亮而數讒之於紹紹遂

忌豐紹軍之敗也上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

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

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或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

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

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本圖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

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

非純臣乎詩云匪將大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

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

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

本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妒紹死備尸未殮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審配逢紀與辛

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

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

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

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

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番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說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大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

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田是更與紀為親善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

譚遂奪其眾乃使番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

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

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

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

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

亡之日猶存之顧也何寤青蠅飛於千仞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管絕爲異身昔三

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益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武欲以顯宗主或欲以

國家嗣本有奔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上句卒荀

偃之事是較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

信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離不適離國豈可忘先君之怨弃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

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

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存指前忿遠思得義復

爲母了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

干戈僮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首制輒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

定王業非強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况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竄竊前軌

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

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人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救弘廣雖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

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

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誦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勳力爲君之役

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慎爾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奉也則袁族其與

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番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

晉遠春秋致命之節貽太夫人不割之患。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矣。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視之仁，既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躡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于嚴行，而將軍帥旅士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至將軍，或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鵠立，連結外讎，放火播增，毒螫蜂煙，相率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雖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千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敵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何患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明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懸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珮。典略曰：譚得書，愾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兒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子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惟恐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冀州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兒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面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評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門，問馳走，詰欲解其兒家兒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汝次今日真死矣。配曰：狗輩，止。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曠者孤之行圖，何考之多也。配曰：恨具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

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默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於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是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

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濟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

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略曰上洛都尉王琰後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當貴將更娶妾陵而奪已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

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典略曰尚為人有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到東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廢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至於輿地尚寒未席熙曰頭顱方有萬里何希之為遂斬首諱字與思熙字顯與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各異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太祖高

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

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諫母氏所出

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至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懸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
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王聰敏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臨之際感服自察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與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稱義不忍去也門戶成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賊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害國家一君命天也天不可離況非君命乎懷懷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眾奔九江殺

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使遺領州散奔沛國為兵所殺袁術使用陳瑀

為揚州瑀字公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句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以張勳橋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蕤等為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楊翟

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

三輔決錄注曰

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中書靈位九卿遂登台補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十餘人使促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假之謂公府據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志而死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

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其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

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

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

子實為吾心管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竝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

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

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

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勦力同心臣翼漢

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

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

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

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眾

莫敢對王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

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術以袁

姓出陳陳舜之後以上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識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當之乃建號稱仲氏呂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修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

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為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所泣憂愁必長見徵市馮氏以為然後見術垂涕術以有心志蓋哀之諸婦人因止殺殺之期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殮斂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潛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

下矣天子提軍改在家門袁雄角遂分裂嗣守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歸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八君雖有州州民戶百萬以疆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麥葉又無蓋坐榻林下歎

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勲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記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祗田

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 漢末名上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劫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 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下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舍下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違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木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

崩代王啟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職略曰劉表

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州軍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嗣良嗣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與兵與策乎表弟尚越

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上所患極行所棄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若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懷負之心則君盛德必融通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山唯江夏賊張虎陳生諸眾懷表乃使趙雲驅往臨降之江南遂悉平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

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

牧封城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
中鄧義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義曰內不失真職外不義辭疾而退終

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
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

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
南陽人先作零

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
餘萬英雄記曰州界是之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

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
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竝爭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
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

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
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

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
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

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
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傳子曰初表謂嵩

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

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
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

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遷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
為懷武大會秦扁與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韓嵩敢樣表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
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
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
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

說表使護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
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建安十三年

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

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

為讎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遷省疾琦性慈孝唱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

其疾非孝敬也遂趨于戶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

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

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

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

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平則雖係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

備足禦曹公平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

宗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傅子曰巽字公悌瑒傳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

各荆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為侍中太和中

卒巽在荆州日歷統為半英雄登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以待久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

令以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備異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千暇別有傳漢書春秋曰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於威奇兵數千微之於險

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

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

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

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

將有大喪言語過差懸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

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將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

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荆州以丞郎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

封列侯魏武故事諫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荆州則其地也劉表南

處廣祿業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驚中正之體教人各之譽上禮先君之遺塵

下圖不朽之餘所鮑永之弁并州曹融之難五部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

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

傅子曰越嗣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

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天詔書拜章陵太守封

樊亭侯開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之多矣也自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高託以門戶太神報書曰死者反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也自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大鴻臚先賢行狀曰高字德高義勇入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

天地高正諫不從漸見逐在奉使到許事在前義侍中義章先尚書令其餘多至

注荆州平高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拜授義侍中義章先尚書令其餘多至

大官零陵先賢傳曰先守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

見太祖將賓客並會大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建牧伯之位

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頓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亦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曷敢天子緩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出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今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舍符威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舍符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擊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殊未之有也英雄記曰昔大人見

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戩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誠然有以也袁術奢淫放肆策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為桀紂無道秦莽繼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聚怨乃若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閹絕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定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繼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因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速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許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魏書七

三國志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 第七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

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

本出自寒家為人鷹略有三不辭難有驚急追寇虜輒止其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

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

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

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

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

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奉力也為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

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

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

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

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

比三司進封温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

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美雜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

戰布以才刺中汜汜後騎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為共對

敗臣徐之察英雄記曰書布以四月二十三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

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

紹與布擊張燕曹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

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已

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

傲紹下者將以為為擯相署置不足

貴也布求還洛陽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

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共起亂砍布床被謂

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存乃閉城門布遂引去與張楊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美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

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

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

袁紹既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

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

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

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

殺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

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野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涌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甘衆東迎布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與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維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劉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後坐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邈從布留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各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少之而內不悅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議誅超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於軸處中入則享千上席出則爲衆同之所屬軍重不能增其同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魏魏湯湯無與爲敵何爲捨此而欲制制恐爾不益皆爲世莊周之一稱郊祭儀于養陶經于衣以文補幸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

爲孤憤不可得也案本傳邈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維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

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流離進走幾至滅亡將軍被兖州術復明目於邈邈其功二也術州甫誅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當駱驛復致者兵器戰具屯所之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遣下邳 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充州尚南依袁術術懼欲以尚爲大樹不敢顯言私使人譏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懼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瞻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維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四四里備中郎將丹陽言耽夜遣司馬章詣來詣布言張吳布遂夜進展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於門上坐步踰放火大破孟德兵德備妻千人屯西白城門內將車來東大小踰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子軍資及部曲將史士家口建子軍資及部曲將史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郡胡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臨事問外同聲大呼攻圍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南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灑上排壁出詣都督林典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毒者悉謀性言陳宮同謀將宮在坐上面赤有人悉覺之布以宮人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性言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制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四遣將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

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彼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

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

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英

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布并詔書賜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天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操係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真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於太祖曰布復許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賞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于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也送將軍所失大目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伴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謂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

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

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

今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

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

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

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
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
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
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
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
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
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
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其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
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起計從布布進
軍去數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木死者不可勝數 英雄記曰布使又與
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將軍疆盛
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勿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
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豈爲大言以誑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
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軍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啗笑之
而還時有東海瀟建爲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
布殺卓來請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日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
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當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若如自造以爲
郡郡作帝際際自王也昔繁陽攻濟呼咬下邳七十餘城皆爲郡邑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一田

軍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于海齋陵上禮貢良
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
秋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
從霸與布引還抄暴果谷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
叛爲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
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
罪深沮其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
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無相
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卿使石豈可得全乎也 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
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都下指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
自當救何爲復來相聞邪布指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

再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借說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
救也以爲術女身縛着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遷城布欲令陳
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願素不和將軍一出
宮願必不同心其守城也如有差跌將軍當於何自白乎願將軍論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
在長安已爲將軍所奔賴得離舒私難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 魏氏
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
向將軍引兵而攻其背若水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
曰昔曹公引兵而攻其背若水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
若一旦有變妾豈得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
爲將軍妻哉布乃止

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

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州春秋曰初布

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

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聞家將軍恩遂得所失馬諸將來

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徽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其飲食伴兒

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弃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羊酒菜降

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

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

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

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下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

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

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若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圍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

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狗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

劉備曰玄德卿為生客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

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劫虜也其眾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

聽如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為

人前曰有威嚴

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關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被者名為陷

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張勳不肯詳思輒喜言

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

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反當政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

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

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

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

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為智計有

餘今竟何如宮頓首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愈也太祖笑曰今

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余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

寺而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善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

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

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願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

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犄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

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

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

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

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容主之意久不相與語
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
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
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
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
耳造次難得比也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
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畜
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謝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抗稻豐
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今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
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
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賈流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曰布
刺彘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
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灘甲覆水登下咸以今賊眾十諸於郡兵
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
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過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命以報
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哀若無人登棄城望形
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秣馬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聞章方結陣不得
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奔於進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奔復大
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

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擊火驚潰登勅兵追奔
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縑負而走之登曉諭令還曰
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平孫權率誘有江外人相每臨大
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

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臨汝
令冀州舉元興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光胡出寇三輔舉能遷曼

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
乘劉繇下邑長東海上朗舊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弃官還家太
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
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
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袍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
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

其才歎息雖班固作西征傳何以加此爰轉舟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貌魁梧有
其才歎息雖班固作西征傳何以加此爰轉舟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貌魁梧有
其才歎息雖班固作西征傳何以加此爰轉舟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貌魁梧有

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感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檠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伯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據漢身未嘗出境何由與洪同壇而盟乎項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

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

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九州春秋曰初

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董卓寇舉和務及同盟俱人京畿不服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水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屠屠裂城邑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悲動之言妄至焉紹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九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於前承視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議于雲出則沛亂命不可知州遂斷

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太祖聞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勸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邈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

遺比辱雅既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既學薄才鈍
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王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
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
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闔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
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
長短辯詬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
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
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
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
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
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
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下

悅本州見侵郡將購庸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悽遲悲
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
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
少垂故人任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
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哺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王賜爵
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英雄記
云袁紹使張景明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

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
計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既僵斃麾下不蒙虧除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老
臣牙將軍劉勳首共
造兵勳仍有效而心
忿枉害於勳紹罪
七也疑此是子璜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
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

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弃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王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君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微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若王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

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奮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更士謂

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王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其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

死不為已用乃死之

徐舉三國評曰洪救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感人請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曾盟主既

受其命義不應死袁力粹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迎亂而迎起擯立行於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之袁氏非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為其死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洪邑人陳容少

為書生親奉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

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

意臧洪後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

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

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

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

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救於

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大節登降年
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陳登字元龍汝南人也少有大志嘗曰吾將破袁氏也
今汝南以類其同而我不與何事也曰汝南袁氏豈
汝南之類也乎曰夫才義豈自汝南之類乎昔之
英雄人舉為標誰奈何之流也汝南人舉出若
汝南之類也乎曰汝南舉大事裕然天不創舉而
汝南之類也乎曰汝南舉大事裕然天不創舉而

魏書七

魏書七

二國志

